

念念(小小说)

魏咏柏

不知打什么时候起，活泼开朗的念念变得沉默寡言、情绪低落了，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在门口一坐就是好半天。

念念迷上画画是在七岁那年。即便是农村孩子，七岁也该上学了。开学前几天，爸爸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来，领着念念到未家坪村小学报名。但是没几天，老师给爸爸打来电话说，念念脑壳可能有点问题，你最好带他到大医院看看。

爸爸一听吓坏了，马上带念念来到市人民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表情严肃地说，这孩子患有中度抑郁症，要趁早医治。爸爸担忧地问，怎么治？能不能治好？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心理以及物理相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这种病得慢慢来，不是一下子就能治好的。医生说了一大通，爸爸听得模棱两可，似懂非懂，最后提着一大袋子药，牵着念念神色凝重地回了家。

爸爸又出去打工了，念念没再上学，由奶奶照看着。

比念念大一岁的堂姐桂桂送给他一本图画书，书里画着不少花鸟虫鱼，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本书念念天天翻来覆去地看，很快就翻得卷了边。

一天，念念从墙角里找来一块碎瓦片，趴在地上画起画来。念念照着图画书画画。念念画的花鸟虫鱼既像又不像。大妈大婶弓着身子看了半天，也没看懂念念画的画，问他画的些啥呀？念念不理不睬，只顾埋头画自己的。奶奶也看不懂念念画的画，但每次她都摸着念念的小脑袋瓜说，画得真好，咱家念念真聪明。于是，念念画得更专心了，如痴如醉的。

画了一段时间的花鸟虫鱼，念念画厌了。那天，他在爸爸妈妈卧房抽屉里翻箱倒柜找着什么，忙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找到了。那是一张五寸彩色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念念，另一个是妈妈。妈妈抱着念念，两人望着前面愉快地笑着。

念念清楚地记得，这张照片是妈妈带他到镇上赶集时照的。那天，两人经过照相馆时，妈妈心血来潮，拉着念念走了进去。摄影师设计了好几个姿势，妈妈都不满意。最后，她一把抱起念念，对摄影师说，就这样照吧。

对念念来说，妈妈抱他的这个动作让他记忆犹新。以前，妈妈从地里干完活回来，或从溪边洗完衣服回来，见了撒腿向她扑来的念念，立即放下手里的物件，蹲下来，张开双臂，一把将他抱起，然后在他左脸亲一下，再在他右脸亲一下。那是念念最快乐的时刻。

可是，妈妈已经好长时间没抱他了，好长时间没亲他了。念念非常想念妈妈。念念一只手拿着照片，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照片上的妈妈。良久，念念捡起一块碎瓦片，趴在地上开始画画。念念先画一个圆圈，那是妈妈的脸，再画妈妈的眼睛、鼻子、嘴巴。妈妈的头发有点长，身子有点瘦，腿有点细。念念最后画妈妈的手。妈妈的手一只高一只低，做出一个搂抱的动作。画完妈妈，念念后退几步看了看，然后丢了瓦片，轻手轻脚跑了上去。就这样，画里的妈妈就搂住了现实中的念念。一个大婶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不由得鼻子一酸，淌下泪来。

爸爸偶尔会打电话回来，问念念要什么礼物，过年时好带给他。念念沉默片刻，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爸爸没听清，叫他大声一点。念念又说了一次。这回爸爸听清了，念念说的那两个字是“妈妈”。爸爸的心疼了一下，赶紧挂了电话。

念念再也看不到妈妈了。两年前，在一次赶集中，为了拽回跑到街中间的念念，妈妈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货车撞飞了。念念跑上前，看到妈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殷红的鲜血从妈妈身上不断地流出来。念念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也就是从那天起，念念变了个人似的，变得安静、低落、迟钝。

腊月二十七，爸爸回来了，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女人。念念看到那个女人的第一眼，感到既熟悉又亲切。念念觉得她好像一个人。念念欣喜若狂地撒腿朝她扑去。女人放下行李，蹲下来，张开双臂，一把将他抱起，然后在他左脸亲一下，再在他右脸亲一下。念念开心地笑着。

这时候，爸爸听到念念清清脆脆地叫了一声：“妈妈！”



飞翔 郭任坤 摄

割稻子了

汪珍玺

汪家岗，有山，有水，有田地，来过的人都说是个好地方。

站在岗上，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巍峨雄壮的大山和青翠欲滴的树林，中间是一大片开阔地，有良田万亩，一条小河蜿蜒在坪中间，自西向东，缓缓流淌，滋润着两边的万物。

到了秋季，家乡稻子就熟了，金灿灿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看上去像一幅油画，美极了；风儿吹过，稻浪泛起的稻香弥漫开来，把家乡的人儿都香醉了。

收割稻子，正是这个季节的主旋律。

为了尽早将稻子收进仓，稻田里到处都是人们收割稻子的繁忙景象和打谷机的“嗡嗡”声。我家有六七亩稻田，都挨在两里路开外的小河边。每到稻子收割的时节，母亲就先收来牛粪，选个晴朗的日子，把牛粪稀释后，将家门前的晒谷场用牛粪浆一遍，这样浆过后的晒谷场干净，没有砂子和灰尘，是晒谷的好场地。

那时，我家缺乏人手，收割稻子的时候，外公外婆舅舅姨姨一大家子六七个就来帮忙了，甚是热闹。

一大早，外公舅舅们抬来了打谷机部件到稻田边，姨姨们拿起镰刀，先在离田埂边近的稻田里割倒一片稻子，捡出一块空地，好放置打谷机。

趁凉快，大家分好工，就各自开始割稻子了。我也兴趣十足，跟着大人一起学割稻子。这割稻子，还是要数七姨最厉害，她手脚快，一割一大方，眨眼功夫，便割到最前面，身后的扑子（割好的稻子）也一把一把地在水田里摆放得整整齐齐。

割了一些时候后，外公舅舅就开始踩打谷机打谷了，六姨七姨舅舅就继续负责割稻，我和母亲就负责递扑子。这正合我意，因为割谷，老是要弯着腰，我已经腰酸背痛了，早想歇下来，但碍于面子，又不好意思，怕舅舅姨姨笑话。

递扑子，我开始一次就只会拿一把扑子，深一脚浅一脚的往返于稻田里。后来发现母亲一次能拿好几把扑子。原来，母亲把扑子交叉放着，这样一次就可拿好几把，往返的次数大大减少了，也能及时供应外公舅舅打谷。有时外公舅舅打谷的速度快，就催我快点搬扑子，于是我也就学着母亲把扑子交叉放，这样外公舅舅就不会断供了。

踩打谷机打谷是个体力活，一只脚要踩踏板，两只手要握紧扑子，不断的在股轮上左右翻滚，稻子才打得干净，十分辛苦。有时外公踩不起了，小舅就上去顶替。我那时还小，什么都想试下。看到踩打谷机打谷有味，我也就去踩打谷机学打谷。没想到，不一会儿，就腿脚酸软，败下阵来。六姨七姨年轻体力好，稻谷割完后，也轮换着踩打谷机打谷，重活抢着干。

打谷机的仓里，谷子渐渐装满后，就要人出谷子。这时，舅舅就主动下来将谷子用撮瓢瓜撮上后装进箩筐里，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倒在晒谷场里晒着。外婆在家就负责晒谷做饭。为了改善伙食，母亲就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猪项圈肉拿出来，交给外婆做成美味佳肴。

因为人手多，一亩田，不到半天功夫就割完了。接下来就要转场到另一亩稻田。这样六七亩稻子，两天时间就抢割完了。

那两天，老天爷眷顾，太阳特别大，谷子一晒就干了。望着丰收的谷子，母亲又甜甜地笑了。

前些日子，妻子给岳母打电话，问起家里还有七八亩稻子要割的事。岳母说：稻子熟了，家里的人都还没回来，担心稻子没人弄。我对妻子说：找个时间，我俩回去帮着收割稻子去吧。妻子说：要的。

昨天，妻子在人群里发了一个视频。视频上，稻田里一台割谷机上安装着一根长长的管道，割谷机开足马力，正突突突地向停在稻田边路上的拖拉机车厢里输送稻谷。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现在我们这个山区的乡村割谷都已实现了现代化，用上了割谷机。岳母七八亩稻子，半天功夫就解决了。

看到这儿，我禁不住感叹：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家乡人们正一步步走向科技兴农、乡村振兴的好路子。

稻子又熟了，香了，唯愿祖国大地年年都是丰收年。

我们不怕

左黎华

虽然不能给你拥抱，却能远远地给你微笑，每个身影，同时间赛跑，甘愿化作城市的灯火闪耀。

我们不怕，不怕风雨飘摇，你我都是彼此依靠，黎明前把诗意寻找，美丽的风景都化作祈福，千山万水为我们撑腰，只盼风雨过后把幸福拥抱。

虽然没了往日喧闹，却有深深的肝胆相照，每次付出，不计较回报，这一刻你有多美我知道。

我们不怕，不怕汹涌风暴，有爱来自你的心跳，云开日出即将到来，所有的花朵也终会微笑，千山万水为我们骄傲，待到风雨过后让你我相邀。

九月

魏益君

九月，被季风吹熟

田野乡间

铺满五谷的香气

一种生动

一种壮观

在九月的脉络里流金溢彩

九月的样子透着喜庆

柿子高挂彩灯

玉米咧嘴欢笑

棉花仰面欢歌

稻谷弯腰羞笑

九月的颜色写满诗意

漫山红叶

铺满艳丽的诗眼

落叶飘零

洒落一地诗魂

大地的版面上

发表着金色的诗行

九月的模样很重很重

沉甸甸的收获

压弯了农家的树

挂满了农家的墙

压实了农家饱满的日子

九月是一首诗

欢快着平平仄仄的韵律

九月是一首歌

流淌着铿锵锵的喜庆

秋虫声声

张凌云

深夜，已经睡下，忽然感到口渴，于是到厨房里倒水。听见窗台下唧唧唧的虫鸣声甚是清晰，它们连绵成一片海，在这寂寥的夜里寻而不见。

顿时没了睡意，心中感慨，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但有些东西无法改变，譬如故乡，记忆，还有这虫鸣。

十多年前，刚搬到这里居住时，周围还有许多空地，小区也有大片的绿化，这样的环境自然成了虫儿的天堂。每天晚上，倘有兴致，尽可以沉浸在虫鸣的大合唱里，并细细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分。那时，我会想起故乡的田野起伏的声浪，想起房前屋后与虫鸣一起共度的时光，想起那些熟悉的名字，蟋蟀、螽斯、蚱蜢、纺织娘、金蛉子。

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表达我对那些黑暗中的歌者的敬意。但渐渐的，虫鸣在耳朵里变浅了、变稀了，最后甚至听不到了。日子像一锅煮开了然后慢慢冷下去的白水，年复一年，我对周围的环境开始熟视无睹，小区的设施也日渐老化，一些绿化被铲除了当停车位用，那些熟悉的声音只是偶尔钻进我的听觉，并不会掀起多大的波澜。

可虫鸣还在。无论你愿不愿意，它们会准时登门拜访，告诉你秋深了，然后转身而去。

我该说些什么呢？古人云：唧唧复唧唧，秋声露中冷，是的，秋虫泣露，直觉告诉我们天气凉了，暑气消退了，但这远不是全部。欧阳修《秋声赋》中所谓“悲凉栗冽之秋声”，其实是夸张的想象，真实的情境只听见四虫虫声唧唧。岳飞《小重山》说：“昨夜寒蛩不住鸣，”寄托的乃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忧愤。虫鸣是背景，是点缀，更是暗喻，是提醒，在时光的周而复始中，一个人得到了多少，又留下了多少遗憾。

是慨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日子过得太快；是抱怨成功太难，理想与激情日渐消退；还是觉得身体精力不比从前，庸常的生活亦是一种幸福？或者都有。一岁一秋的虫鸣，难免让人有悲秋之感，人生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本质上与枯荣代谢的草木，与乍响还歇的秋虫又有多少大区别呢。

不过，我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在这寂寥的午夜时分，虫鸣像一面清晰的时钟，回响着心灵走过的历程。忽明忽暗，或轻或重的各种虫鸣，代表着不同的心情，有喜悦，有收获，也有失落，有悲伤，但是，它们都是我的伙伴，我的亲人，它们伴着我走过漫漫长路，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唧唧唧的波澜起伏，犹如宏大的八音之盒，在灵魂之上奏响大自然最纯粹的天籁。

应当要感谢这个世界的包容，让我能拥有抛开各种芜杂干扰的清听。叶圣陶先生在《没有秋虫的地方》里感叹，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所幸，我的居所还能听见虫鸣，也许它们不再像以前嘹亮，却依然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去多想什么劳人秋士独客思妇，虫声终是足系恋念的事，让我再想起清风明月，想起年华似水，想起自己的来历和出身的故乡。

这秋虫声声，且让我枕一首思乡曲，静静地拥你入眠。

素心若简

耿艳菊

迷恋过一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就像读书时老师让背《岳阳楼记》，其他的记不住，单单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过目可诵。其实并不明了其中深味，那样心地洁白的年纪，喜欢的不过是字里行间那种闲适的淡淡的静的味道。

大学时去城南的书市闲逛，偶然遇见了洪应明的《菜根谭》，嚼得菜根，百事可做，于是喜不自胜，欢欣购下。回去翻看，这才知道那句曾经很迷恋的庭前花开花落，竟出自手中的书。也是很珍视了一段时间，然而终究青春正盛，心地高远，繁华景致比菜根耐品耐看，《菜根谭》的命运最终被束之高阁，烟消云散。

然而人世风波里颠簸一道，当身心俱疲，一个人在夜静月明中思虑徘徊，竟一缕一缕从心底浮起了当年月白风清的情怀，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熟识的句子，隔了那么多岁月从眉间如清泉一样缓缓而出，依旧明澈而清新。像《云水禅心》里面的那句歌词：潺潺清泉濯我心。

可是，那本喜爱过的《菜根谭》已是一片空白，不知被遗落在哪一个尘埃深处。到底是缘分未尽，与它又在图书馆里欣然重逢。那段迷茫闷闷的日子，日日与书里那些淡然智慧的字眼耳鬓厮磨，为自己终于寻到了一个宁静的所在。

木心说，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立志，自认为练达，自认为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自己少年时最憎恶的那人。

到底忘了才恍然大悟，一路追来逐去，兜来转去，内心真正追求的不过是年少时的梦想。像年岁一样洁净白亮，闲适的淡淡的生活真味。那样一颗来时似雪般无暇的素心。

耽溺在闲静淡然的光阴中，喜欢上了民国时期的文人，尤其是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他的字和画非常朴素，简单，是素常的生活状态，却包含着一种令人很舒服的诗意和安然，很真切的世间情味。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岁月，他的心静得如同他笔下的画和字，那么淡然而自若。有人说读丰子恺的作品，常常能给人们带来许多欢乐和希望，使人忘记痛苦和烦恼。

《丰子恺传》中这样介绍他：丰子恺从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曾评丰子恺说：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这样的丰子恺不曾违背最初雪般无瑕的素常之心，不仅温情一世自己，也温情世世代代人间。

近年来，又知道了一位和丰子恺画风近似的画家老树。对他了解不是很多，只是偶尔看到朋友们转发到空间里的漫画，深深喜欢。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待到春风吹起，我扛花去看你”。清风，白衣，红花，碧水，漫漫诗情，无限美好清宁。原以为他也是民国人，后来看到朋友们转来的他演讲的视频，才知道他和我们一样，也生活在缤纷复杂的现代。

他提到了冯友兰的话：哲学不是让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使人成其为人。他深以为然，也受其影响。他在最后说，活回自己，不是证明给别人看的。让内心丰富起来，活得有意思，活得好玩，不要看别人的脸色。

到最后，我们也许真正关切的，不是大富大贵了，功成名就了，而是活回自己，成其为人。就像老树的一幅画里所说：平然活着就好，成功又能怎样？总是刹那快感，然后无限惆怅。

活回自己喜欢的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一颗坚定的素心之静，不为外界的五彩缤纷而改弦易辙。有一个成语叫素心若简，简又有三种释义，一是古代用来写字的竹板，二是书信，三是不是复杂。这些解释都好，